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茶花女 少年维特之烦恼

[法国]小仲马/著 朱世义/译
[德]歌德/著 曹群/译

Shi Wen xue
Jie ming zh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茶 花 女

[法]小仲马 著
朱世义 译

少年维特之烦恼

[德]歌 德 著
曹 群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茶花女

小仲马以其父大仲马与高级妓女玛丽·杜普莱西的经历为原型，向世人讲述的一个纯真的男子和一个卑微妓女间的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这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留于后世的惟一的一部世界名著。

巴黎名妓玛格丽特发现纯朴的阿尔芒执着地迷恋着她，于是两人摒弃一切，蜃居巴黎郊外。应阿尔芒之父的请求，为了阿尔芒的前程，她毅然又重返巴黎成为 N 伯爵的宠物。阿尔芒误以她变了心而外出旅行，玛格丽特因伤心而结核病加重面临死亡。阿尔芒之父良心发现将真情告诉儿子，但为时已晚，在他的怀抱里，玛格丽特闭上了双眼。

小仲马（1824—1895），法国戏剧作家，作品以批判不贞、堕落妇女和保护私生子为主题，其他作品有《半上流社会》、《金钱问题》、《私生子》、《欧提雷夫人的见解》等。

La Traviata

This is the story of the ill-fated romance of Marguerite Gautier, a beautiful and brazen young courtesan of Paris, and Armand Duval, her passionate aristocratic lover. After becoming his mistress, Marguerite grows emotionally attached, returning Armand's love and living with him in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recover her health.

Estranged from his family and deeply in debt, Armand is confronted by his father who demands an end to the illicit relationship. When Armand defies him, Monsieur Duval convinces Marguerite to release her beloved to secure his future and protect his reputation. Marguerite dies alone and in agony from consumption.

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 French dramatist and novelist. His novels include *Le Demi-monde*, *The Money Question*, *Le Fils Natural* [the natural son], and *Les Idées de Mme Aubray*.

目 录

茶花女

第一章	(1)
第二章	(6)
第三章	(11)
第四章	(17)
第五章	(24)
第六章	(31)
第七章	(38)
第八章	(48)
第九章	(55)
第十章	(64)
第十一章	(74)
第十二章	(84)
第十三章	(91)
第十四章	(100)
第十五章	(108)
第十六章	(114)
第十七章	(122)
第十八章	(128)
第十九章	(135)
第二十章	(140)
第二十一章	(145)
第二十二章	(152)
第二十三章	(158)
第二十四章	(165)

第二十五章.....	(175)
第二十六章.....	(182)
第二十七章.....	(193)

少年维特之烦恼

第一篇.....	(197)
第二篇.....	(249)
补 记.....	(261)
编者致读者.....	(283)

第一章

我认为，只有潜心研究过人，才能塑造人物，就像要想讲一种语言，只有认真地学习这种语言一样。

因为我还没有达到妙笔生花的年龄，所以我只有满足于平铺直叙了。

因此，我提醒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提到的所有人物，除了女主人公以外，他们都还活在人间。

此外，我所搜集的大部分资料，而且在巴黎还有一些见证人，假如我的证据不充分的话，他们可以为我作证。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只有我才能将这个故事完整地写下来，因为唯独我对这一切了解得巨细无遗，否则的话，将无法写出这部完整的真实的故事。

下面讲讲我是如何了解这些详情细节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菲路看到一张黄色的巨幅广告，宣称不仅要拍卖家具，而且要拍卖贵重珍玩。这次拍卖是在物主死后举行的。广告上没有提到死者姓名，只是说拍卖将于十六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在昂坦街九号举行。广告上另外注明，在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欲购者可以参观这套公寓和家具。

我向来是个珍玩爱好者。所以我决不能坐失良机，即使不买，也要一饱眼福。

翌日清晨，我来到了昂坦街九号。

我自认为到得很早，房子里已经有不少人在参观了，宾客中甚至还夹杂着几个女人，使我略感意外。尽管到场的女性宾客身穿天鹅绒服装，肩披开司米披肩，大门口恭候的是豪华的四轮轿式马车，她们全神注视着眼前的精美布置，脸上一副吃惊的羡慕的表情。但是随即，我就明白了她们的吃惊和羡慕是出于什么原因了。我经过一阵子的仔细观察，便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个高级妓

女的房子里。然而正是这些上流社会的女人，包括正在参观的几个，对这种女人的生活抱有不愿示人的浓厚兴趣，此刻她们正细细地观察的就是这种女人的闺房。这种女人的衣着修饰往往使这些贵妇自惭形秽；这种女人在大歌剧院和意大利歌剧院里，像这些贵妇人一样，也拥有固定的包厢，并且就和她们并肩而坐；这种女人肆无忌惮地在全巴黎卖弄她们的美色，显示她们的着饰和收藏，风传她们的“风流韵事”。

我所参观的这个公寓的女主人已经去世，因此连最贞洁的女人都可以进入她的卧室。死亡已经净化了这个富丽而淫秽的场所的空气。况且，假如有必要的话，她们可以借口是来参加拍卖的，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人的住所。她们看到了广告，想来看一下广告中所介绍的东西，预先作些挑选而已；再没有比这更平常的事了；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所有这些奇珍异宝中，去探索这个交际花的生活形迹；不用说，他们已经听到一些有关这个交际花的非常离奇的故事了。然而不幸的是，秘密已随着这个绝代佳人一起消失了，不管这些贵妇人心里的期望有多大，她们也只可能得到死者身后要拍卖的奇珍物品，却一点也看不出女主人在世时所过的皮肉生涯的痕迹。再者说，还是有些东西值得买的。房间陈设富丽堂皇，布尔制作的玫瑰木家具，塞菲尔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的小塑像、绸缎、丝绒和花边绣品，无所不有。

我跟着那些先我而来的好奇的名门闺秀在公寓里信步而行，她们走进一间挂着波斯帷幕的房间，我正要进去的当口，她们却几乎一齐笑着退了出来，仿佛是羞于这次新的猎奇。我反而更加强烈地想进去看看。这是一间梳妆室，里面有各种精美的梳妆用品，从这些便可以看出死者生前的生活是如何穷奢极侈。

靠墙放着的一张桌子，有三尺宽、六尺长，奥科克和奥迪奥生产的品种不一的珍宝使人觉得桌面上光彩夺目，可谓五光十色、争奇斗艳。这些小东西足有上千件，是这所房子的女主人早日梳洗打扮的用品，它们的原材料全部是用黄金或者白银。显然，这么多贵重的小东西不可能是一次性购进的，更不可能是某位情夫一个人

能够置办齐全的。

这是一个妓女的梳妆间，倒没有使我产生嫌憎的感觉，每一件物品，我都摸玩一番，倒还有些兴致。另外所有这些物品不但手工精美，而且都镌刻着各种不同字体的字母和各具特色的纹章标志以说明礼物的不同赠与者。眼前的一切物品，没有一件不会令人联想到那可怜姑娘的卖笑生涯。应该说，上帝是仁慈的，对于她的职业通常遭受的那种惩罚是很残酷的，而她依然正值妙龄，尚未人老珠黄，死在极尽奢华和享受的风流日子里。一个妓女的衰老较之死亡也许是更可怕的。

一个终生放荡的人到了垂暮之年尤其是一个终生放荡的女人的晚年——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呢？这是一种毫无尊严可言的晚年，没有任何人会报以丝毫的怜悯，这种无可挽回的悔恨心情才是人一生最可悲的结局。这种悔恨不是因为过去的放荡，而是悔恨自己未曾精于算计，浪费了足以保障老年的金钱。我曾经认识一位年轻时名噪一时的老女人，最后生活只给她留下一个女儿。而且据人们公认，她女儿的美貌亦如她年轻的时候。可是这个老女人从来没对她女儿提到母女亲情，只是要她去挣钱养活她，就用她自己一直采用的谋生方式。于是这个名叫路易丝的可怜的孩子别无选择地屈从于母亲的安排。开始了麻木不仁、不知羞耻的皮肉生涯，就像是有人帮她挑了一门手艺去学，她就永远献身于这种职业了。

从而，她走进了这种纸醉金迷的放荡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堕落的生活开始得如此之早，加上女孩子一直以来弱不禁风的体质，抹煞了她脑子里是非廉耻的观念，这种观念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不久，它就荡然无存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年轻姑娘，她每天在同一时刻走过大街。她的母亲常常陪伴着她，就像一个真正的母亲陪伴她亲生的女儿一样。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很容易沾染那个时代恣意纵欲的社会风气。但是我还记得，一看到这种丑恶的监视行为，就使我产生蔑视和反感。

除这个姑娘以外，任何妓女的脸庞上，都不会带有这样一种纯

真可爱的感情和这样一副忧郁而苦恼的表情。

简直可以说，这是一张委屈女郎的面孔。

忽然有一天，这个姑娘的面孔展开了开心的笑颜。在她母亲一手操纵的堕落生涯中，这个可爱纯真的女郎觉得天主已默许她获得幸福。然而，把她塑造成如此懦弱不堪的天主，为什么要让她在痛苦的生活重负下得不到一丝安慰呢？这一天，她发觉自己怀孕了，她身上残存的纯洁想法，使她欣喜得有些战栗，心灵有了难以理解的寄托。路易丝急忙告诉母亲这个使她欣喜若狂的消息。这是使人感到羞耻的事情，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这里随意虚构什么风流韵事，而是在讲一件的确存在的真人真事。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经常透露这些女人的苦难，那么我们缄口不言可能会更好。人们往往谴责这种女人，而又不听她们的申诉；人们蔑视她们，而又不给她们公正的评价。我们说这是可耻的，但是那位母亲回答她的女儿，现在她们两个人生活已经不容易了，三个人日子就更难过了；再说，这样的孩子毫无用处，怀孕也是虚度光阴。

第二天，一位助产婆——我们姑且把她当作姑娘母亲的朋友——来探望路易丝；路易丝躺在床上已经有好几天了，复原后脸色比以前更苍白，身体比过去更虚弱。

三个月以后，有个男人出于怜悯，设法要恢复她的身体健康。但是那一次打击太厉害了。路易丝终究还是因为流产的后果甚为严重，最后不治而逝。

那老女人还活着吗？她如同行尸走肉罢了！

面对眼前这些金银打制的物品，脑海中浮过这个故事，时间也就在我的沉思中悄然逝去。房间里只有我一个参观者了，一个看守人正站在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怀疑我是小偷。

由于我的走近，他变得有些局促不安。

“先生，”我说，“可不可以告诉我原来这位租客的姓名？”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我知道她的名字，而且见过她。”

“噢！”我略感意外，“您的意思是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已经死了？”

“是呀，先生。”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三个星期以前。”

“那么让人来参观她的住宅是什么用意呢？”

“她有不少债权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把东西卖个好价儿。您想想，让人们在拆去修饰以前先参观参观这些织品和家什，肯定可以招徕买主。”

“如此说来，她还有不少欠债？”

“是呀，先生，她可欠了一大笔哪！”

“拍卖的钱够还债吗？”

“不但够，还能剩下。”

“那还债剩的钱给谁呢？”

“给她家的人。”

“她还有家呢？”

“好像是有的。”

“多谢您了。”

守东西的人得知了我的来意后感到放心了，对我行了个礼，我就走了出来。

“多可怜的姑娘！”我在回家的时候心里想，“她一定死得很惨，在她那种生活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才会有所谓的朋友。”我情不自禁地对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命运产生了同情。

在很多人看来，也许感到不可理喻，但是我对烟花女子总是无限宽容的，而且我也不想为这种宽容态度去和别人争辩。

有一天，在我去警察局领取护照的时候，忽然看见邻街有两个宪兵要押走一个姑娘。我不清楚这个姑娘犯了什么罪。只见她抱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婴儿，哭得很是伤心，因为她被捕后，她就要和才几个月的孩子分开，也就是从这天起，我再也不会轻易蔑视一个女人了。

第二章

拍卖的日期定在十六日。

参观和拍卖之所以相隔一天，是为了地毯商人可以从容地拆卸装在墙上的帷幔、壁毯等饰物。

时值我从外地旅游归来。首都是一个新闻叠出的地方，刚回来的人们定会听到一些重要消息。玛格丽特的死讯当然算不上重要的新闻。虽然玛格丽特的美貌是众所周知的，可这些女人生前的生活风光得尽人皆知，她们死后也就越发显得寥落凄凉。像某些星辰一样，她无声地升起，又无息地坠落，周而复始。如果她们死去时青春尚在，这个消息会为她们所有的情人同时得知。在巴黎就是这样，一位名妓的所有情人也是不言而喻的密友。大家相聚时会忆起她生前的一些细节，然后依然歌舞升平。

如今，人们活到二十五岁上，他的眼泪就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了，决不会轻弹。如果是为了他们的父母亲大人落上几滴，也是看在双亲曾经为他们破费的份上，作勉强的报答。

我是个局外人。玛格丽特并没有什么物件上有代表我姓名的字母，可是我得承认如我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一种来自我天性宽容以及一种不知不觉中产生的怜惜之情，她的死久久在我心头萦绕，也不知道她究竟有什么值得我怀念。

我还记得过去经常在香榭丽舍大街遇到玛格丽特，她坐着一辆由两匹枣红色骏马驾驶的蓝色精致的四轮轿式的小马车，而且每天准时来到那里。当时我就注意到在她身上具有一种她那一类人中别人难以企及的高贵气质，这种气质加上她独具的姿色使她更添风采。

通常这些女子出门时，身边总是有个什么人陪伴着的。

这是因为任何男人都不愿意把自己同这种女人的暧昧关系让大

家知道，而她们又不堪寂寞，所以出门总是带着女伴。这些女伴的境况要差得多，她们没有自己的马车，而且大多是些无论怎么打扮也好看不老的老妇人。如果有人要想知道她们陪同的女主人的任何风流韵事，那么，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向她们请教。

玛格丽特却并非这样。她总是独自坐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去，冬天围着一条开司米大围巾，夏天穿着非常淡雅的长裙，尽量不招人注意；尽管在她喜欢散步的大道上有很多熟识的人，她也只是偶尔对他们微微一笑，而且也唯有他们自己才能觉察到。

她并不像她所有那些同行一样，习惯在圆形广场到香榭丽舍大街入口之间走来走去。她的那两匹马常把她飞快地拉到布洛涅园林。她在那里下车之后，在布洛涅园林漫步一个小时，然后重新登上双座四轮轿式马车，乘车飞快地回家。

以前我所目睹过的这些情景，如今仿佛仍在眼前。我很惋惜这个最有魅力姑娘的天亡，就像人们惋惜一件被毁坏的艺术品。

但是，人们不可能再看到比玛格丽特更迷人的美女了。

她身材颀长而苗条得稍微有点过度，可是她有别人无法比拟的才华，只要在穿着上稍下功夫，就可以掩饰造物主的这种疏忽。

她的头发非常秀美，又经过精心打扮，更显得小巧玲珑，令人怜爱。

在一张秀美而艳丽的鹅蛋脸上，嵌着两只乌黑的眼睛，眼眉弯弯，纯静的犹如画就一般；眼睛上覆盖着浓而黑的睫毛，当眼帘低垂时，仿佛在艳红的脸颊上投下了一抹淡淡的云影；鼻子小巧而挺秀，充满灵气，像是对肉欲生活的强烈渴望，鼻翼有点向外张开；嘴巴匀称，柔唇优雅地微启时，便露出洁白如奶的白齿；皮肤的颜色，就像未经人的手触摸过的蜜桃上的绒衣一样。这些就是这张迷人的脸庞的全貌了。

黑玉般的头发，不知是否天然鬈曲的，在额前分梳成两大辮，消失在脑后，露出两个耳垂，配上每只价值四五千法朗的钻石耳环，美得简直超乎您的想象。

玛格丽特虽然过着热情纵欲的生活，但她的脸上却呈现出少女

的纯情，甚至带着稚气，这点真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玛格丽特有一幅自己的肖像画，它出自维达尔的手笔，也只有他的画笔，才能把她描绘得如此维妙维肖而真实可爱。在她去世以后，有几天，这幅画曾存放在我手里。肖像画确实跟真人一样。虽然对往事的记忆也许会有疏漏，但这幅画却弥补了我记忆力的不足。

每逢首场演出，玛格丽特总是必到。她每个晚上都在剧场或者舞厅里度过。每逢上演新的剧本，准能在剧场里看到她。她总是随身带着三样东西：她的观剧望远镜、一袋糖果和一束茶花，而且总是固定地放在底层包厢的前栏上。

玛格丽特所带的这些茶花一个月里有二十五天是白色的，而另外五天她带的茶花则是红色的；从来没有人知道这种颜色变化的缘由，我也无从解释其中的道理。她经常光顾的那些剧院里的常客，还有她的朋友们，都像我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除了茶花以外，从来没有人见过玛格丽特带来别的花。因此，在她常去买花的巴尔荣夫人的店里，有人便给她起了个茶花女的外号，这个外号后来就这样被叫开了。

此外，就像所有生活在巴黎某个圈子里的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做过一些翩翩少年的情妇。对此，她毫不隐瞒，他们也以此为荣，这就说明这些情夫和他们的情妇彼此都很满意。

然而，传说玛格丽特有一次从巴涅尔旅游回来以后，有近三年的时间，她只跟一个外国老公爵一起过日子。这位老公爵富可敌国，而她却美可倾城，他想方设法要她摆脱以往的在他看来很不适合的生活，而且看来她也心甘情愿地顺从了。关于这件事，别人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一八四二年春天，玛格丽特日渐虚弱，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医生建议她到温泉去疗养，于是她去了巴涅尔。

他在巴涅尔，他的女儿与玛格丽特同患一种病，儿公爵小姐的长相竟也与玛格丽特惊人的相像，很多人都误会她俩是姐妹。但令人遗憾的是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玛格丽特刚刚来到巴

涅尔，她就去世了。

很多人出于对亲人的怀念，不愿意离开埋葬着亲人的地方。公爵就是这样，公爵小姐下葬后他仍旧留在巴涅尔。于是一天早上，公爵偶然在一条小路的拐角处远远地望见了玛格丽特。

他以为那一定是自己女儿的影子，便迅速上前一下子拉住了她的手，搂着她泪眼模糊，他甚至因为怕遭到拒绝而不愿问问清楚她的身份，他告诉她自己女儿的事，求她允许他的拜访，允许他去爱她，就像爱自己去世的女儿。

玛格丽特到巴涅尔来是无人陪伴的，只带了贴身的侍女。况且以她的身世绝对不必操心什么名誉，便欣然应允了公爵的请求。

在巴涅尔自然会有几个知道玛格丽特的人，他们诚恳地劝告公爵，尤其说明了戈蒂埃小姐的社会地位这个现实问题。对于老公爵来说，这可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了，因为这样一来他纯洁的女儿与玛格丽特之间就谈不上什么相似之处了。但一个事实已经形成了，这个风尘女子已经占据了她的感情生活，成为了他赖以安度晚年的唯一的精神安慰和寄托。

他丝毫没有责备玛格丽特，他也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真诚地问玛格丽特，她是否可以改变她那种生活方式，他愿意弥补她因为改变生活方式而带来的损失，她要任何补偿都可以。玛格丽特于是就答应下来。

必须说明的是，玛格丽特生性热情奔放，而当时正在患病。她觉得以往的生活方式是她患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出于一种迷信的想法，她希望上帝留住她的美貌和健康，以换取她的悔改和皈依。

果然，夏末秋初的时候，由于常洗温泉澡，散步，自然的体力消耗和充足的睡眠，她几乎已恢复了健康。

公爵陪同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他还是像在巴涅尔一样，经常前来探望她。

人们往往对别人的隐私特别关心，他们这种关系，别人既不知道真正的缘由，也不了解事实的真相，所以在巴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公爵以前以家财万贯而著称，现在又以挥霍无度而闻名

了。

巴黎的爵士们把老公爵同玛格丽特的亲密关系，归于老富豪常有的贪淫好色。人们什么都猜测到了，真情真相却没有猜到。

其实，这个犹如父亲般的爵士对玛格丽特产生这样的感情，起因非常纯洁，因为除了心灵相通之外，任何其他关系在公爵看来都意味着乱伦，他始终没有对玛格丽特讲过一句使女儿无法入耳的话。

我们只想把女主人的真面目写出来。所以，我们要说，只要她待在巴涅尔，她对公爵许下的诺言是不难实现的，她也已经遵守了；但是，一旦返回巴黎，这个习惯于挥霍享乐、喝酒跳舞的姑娘，便觉得她的孤独只有公爵定期来访时才稍微缓和一下，以往生活的热闹场景总是掠过她的脑海和心头。

从这次旅行回来以后玛格丽特便显得越发得具有风韵和娇嫩，正如她二十的妙龄，病情大有起色，当然实际上尚未痊愈，她那强烈的欲望，恰恰是肺病的征兆。

公爵的朋友们试图阻止公爵和玛格丽特在一起，因为这样会损害到公爵的名誉。于是他们对她的行动进行持续的监视，力求收集她不检点的证据。不久，他们带着真凭实据来拜访公爵：玛格丽特在确认公爵不会来的时间，接待其他的客人，要说明的是接待总是持续到第二天。公爵听后伤心至极。

玛格丽特接受了公爵的质问并承认了所有事实，并且她还极坦率地劝告公爵终止对她的关照，因为她自知没有能力坚持下去以履行诺言，她也不愿继续欺骗一个爱护她的人，从而得到某些好处。

公爵坚持了七天，他尽自己最大努力不去见她。第二个星期，他就又来恳求玛格丽特允许他像以前一样来看望她，他希望见到她，而且绝对不干涉她的行动自由，公爵发誓说，以他的性命担保，他决不会表示出对她行为的丝毫不满。

这时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的第四个月，即一八四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